

「等候神」

吳老牧師 證道詞

Waiting on God
By Hans R. Waldvogel

靈血 Bread of Life, Vol. XIX, No. 10, October 1970, Ridgewood
Pentecostal Church, 457 Harman St. Brooklyn, N.Y.

我們總是想，當我們來朝見神的時候，必須向祂献上甚麼禮物，無論是藉着我們的口述，唱詩，或諸般的恩賜，都可以讓主享受到我們的貢獻；但是，現在我們卻帶着一個完全不同的想法來朝見祂了。我們實在知道，神爲我們的緣故，親自成爲貧窮，而要我們成爲富足；而且祂正在等候着，要把我們那世俗的寶庫倒空，祂就可以用祂那極大的能力和榮耀來充滿我們。神正在等候着要作的這件事，乃是極其豐美，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然而除非我們降到一個地步，就是我們來等候祂，讓祂來作這件事，不然的話，我們卻還是一直的在讓祂等候我們哩！

我們不能來朝見神又指揮祂如何如何來作祂的工作，反而我們倒是祂的工作；我們正在一點一點的，學習這個奇妙的偉大課程：祂要指揮我們作一些事，是我們從來所沒有料想得到的：神爲那等候祂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聖靈向我們顯明了。神將這事成就在我們身上，

其所以需要如此一個艱辛的過程，原因就是我們懂得的事情太多了：世上一切的宗教，包括一切虔誠的基督教宗派，已經把宗教發展成一種東西，這東西，基督曾指着它說：『他們自稱是義人，其實不是；他們多多少少的有點要用他們自己的義來成全 神的聖工！』我們一切的工作，有的已經反映出，我們是在信任着我們自己的努力，依靠着我們自己的功勞了。

當我和那些等候 神的人接觸之時，我就學習了安靜的坐在主面前；那時，我才體會到，我以前所錯過了，是何其衆多！開始的時候，我安靜的坐着，聽人家講說：『 神在這裏。』那時，我不能明白，我沒有看見祂，也感覺不到祂。我過去一直是活在肉體的範圍裏，在天然的圈子裏；然而 神卻說：『除非你有足夠的心意要安靜下來，而且要讓我來作這件事，我就不能向你作甚麼。』我一安靜下來，又有人來給我接手的時候，我的身體就改變了，祂變成了一個 神那超然大能的容器。這是何等的不同阿！有時候，我們寧願坐上兩個鐘頭，只要在耶穌的生命河裏喝。我開始看見而且體會到，如果我們願意給祂一個機會的話， 神能够在一分鐘之內，作出超乎我們在六個鐘頭裏所想的事來。

當然，我們必須明白，那並不僅僅是安靜的坐着而已，那些去参加聚會，只在那裏靜坐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那就是他們失敗的所在了。他們沒有帶着信心來，那個靜坐就不能替他們作甚麼了。然而當你真有信心，你就知道：第一，是有 神；而且，祂賞賜那些懇切尋求祂的人。換句話說，當我來朝見 神的時候，必須保持安靜，『全地的人，都當在祂面前肅敬靜默。』這個，我不能用肉眼看見，也不能用我的知識來瞭解，必須憑着信心來。信心就是實底，它把 神那看不見的寶藏給我帶來了，它把基督爲我所豫備那諸般的美福帶來了。當我有了這樣信心的時候，我的一生，我一切的行動，就都轉臉去等候 神了。這就叫作一個人的容受性。

有人稱他們散會後等候 神的時間爲『領受的聚會』，這是一個好的措詞，『領受的聚會』。除非我們真正變成渴慕祂的人，除非 神能够把我們變成虛心（靈裏貪窮）的人，祂就不能幫助我們了。在瑞士有一個女孩，她解釋虛心（靈裏貪窮）的意思說：『若是我們常常覺得需要耶穌，那不是很好奇的事嗎？』阿！這就是那個問題——常常覺得需要耶穌。『我每時刻要祂』。電燈泡本身並不生出光來，祂乃是受光之器，祂一接受了光（電流），就發出光來，祂只要繼續不斷的接受，就能發光；但電流一斷，祂就立刻停止發光了。我也是如此，我是一個容器，我是在這裏領受的，我心須練習着使一切所賦與我的能力，都用來接受 神，而且時時刻

刻的這樣作，這就是 神所賜給我的整個工作，就如同枝子在葡萄樹上一樣，把整個的工作，就是接受樹身所供給他的生命汁漿，把這樣接受的時候，就自然而然的長葉，開花，結實，而無須想到這些事了。我也是這樣來接受祂的生命，這些事是人的智力所不能學習的。我曾經聽見過有人談論這些事，但是很顯然的，他們總歸是沒有作到，因為他們的話裏面沒有帶着生命，他們的話是死的。你對這些事可以有一個智力的辨別，然而爲了要去作的話，你必須死掉，你實在需要破碎，你實在需要感覺到自己一無所有，而且自認是如此才行。

極少數極少數的人願意這樣作，即便在五旬節的人中間也是如此。他們一有了一點兒兒的恩賜，就何等的自命不凡！人只要說了一點兒的豫言，就何等的在那裏勉強自己！他們是何等的在想盡了辦法去謀求那些教會裏的職位以用來顯揚自己！這種肉体的表現，比叫人喝醉酒的肉体行爲更糟！這是極其危險的事，而且人是何等的用來顯揚自己！他們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然而他們若是承認他們自己那真正的光景，他們若是看見了，他們必要向祂買那火煉的金子——真實、忠誠、白衣、純潔——無玷污的純潔，白超乎雪的潔白。

然而 神要在那裏找到要這種金子的人呢？當耶穌到世上來的時候，他們說：『祂竟然和稅吏並罪人交往！』爲甚麼？因爲那是祂惟一能找到的那容納祂的地方。那惟一接待祂的人，是抹大拉人和稅吏們；然而他們回到家裏，卻已經得稱爲義了，他們是被聖靈充滿而回去了；他們是倒空了的，他們是懂得這個的，他們除了他們的罪以外，向 神沒有甚麼所獻上的，他們是虛心（靈裏貧窮）的人，所以，他們就是耶穌能以叫他們成爲富足的人。

現在聖靈已經降臨，要叫我們成爲富足，我們用不着說：『阿！只要 神能夠……』 祂能，祂能作到遠超過我們一切所求所想的；而且， 神正在等待着，要爲你，爲我，作這件事。

最奇怪的事，就是 神找到的，竟然是如此稀少的人，他們願意讓祂來作！阿！我們是多麼的搶着要自己來作事！這就是那最大的危險之處。只要 神一開始給了我們一點兒兒的祝福，我們就多麼搶先的作事了！我們是這樣清楚的知道，我們就是這樣的人！而且，當然了，我們就是要人家知道，我們是聖靈充滿的人！除非神能够把我們那靈性上極度的敗壞指示我們，祂怎能把我們帶到那完全倒空完全破碎的地步呢？是的，我們那真正的諸般義行，也不過都像污穢的衣服。如果你還在繼續着奔跑，勞碌，作你自己的善事，你就永不能發見這個真理，你永不能發見，

除非你安靜下來。當你安靜下來的時候，神就在你裏面工作而賜給你光照，那最奇異的事就發生了。神說話了，那生命的話語流進了你的心靈，祂使你知道一些事，是人的言語所不能表明的，必須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才能表明。這些事是必須去經歷的，然而除非神在這世界上找到一些人，是祂能以把這種神聖的知識交通給他們的，祂就不能照着祂的心意而行了，但是，感謝神，祂正在尋找一些人，就是那些等候祂的。

阿！父阿！我們真謝謝祢，爲了祢這奇妙的道謝。祢！父阿！我們謝謝祢，爲了祢用來恩待我們的這道謝謝祢！我們正在開始看見那世人所不能看見的，聽見那世人的耳朵所未曾聽見的，也感覺到那人心所不能感覺到的；這些事，乃是世人所不能知道的，連這世上那些有權有位的人也不能知道。我們正在開始認識耶穌，阿！奇妙中的奇妙！我們正在開始醒悟過來，看見天國就在我們裏面，天國的王就在我們裏面；而且，除非我們讓祂來統治，肉體就要來統治我們，罪惡就要來統治我們，魔鬼就要來統治我們。不！耶穌阿！我們投降祢，我們向祢獻上我們的一切，而且，這實在也就是我們一切的心願。

韓國的復興如火燎原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豫言……」（徒二：17，18）

值美國新聞周刊「時代」雜誌於宗教版中以「聖靈在亞洲」爲題，刊出了整版的消息時，我們因此可推斷出某些有價值的新聞正在發生，那是事實！就是在漢城育德島擁有一萬個座位，全備福音的中央教會，舉行着爲期五天，來自卅九個國家的基督徒第十屆五旬節世界會議的晨更聚會。

九十年前，「死亡」是韓國基督徒們的阻礙。那時長老會的傳教士們是早期福音的先鋒，韓國信徒們崇拜的熱心和堅定的信心是很特殊的。於一九五〇年共軍侵犯南韓時，他們摧毀了兩千間教會，殺了五百位牧師。今天，在這個分裂的國家裏有四百萬的基督徒，而且其中約有四分之一的人被聖靈充滿，正應驗了約珥（二：28，29）先知的豫言「在末後的日子」。

五月間在漢城的最後一次聚會中，葛理翰佈道團吸引了約數以百萬的人們——很可能是歷史上最大一次宗教性聚會。許多深刻的印象會存於那些與會的人中。我認爲在我們的記憶裏，有兩點是不能忘的。在所參加的聚會中充滿敬拜與讚美的氣氛；無論是在教堂或運動場中，當人們舉起他們的手臂，仰起他們的臉（許多人已

喜極而流淚)朝前，像眾水的聲音越過這些大聚會，成為對耶穌的自然崇拜。另外有一小羣的人參加由趙牧師岳母所安排在郊外一個山頂上，每週整夜的禱告。參加與否的決定權在於自己，所以沒有任何一人是勉強來的。我們也正為 神要在台灣的教會做成與此地相似的奮興而禱告。(Ken McGillicray)

這個奮興的故事，實際上是趙牧師(Yunggi Cho)的故事，這位快要因肺病而死的青年，是醫生們所棄絕的，却因着讀了一位年青婦女給他的一本聖經而得救。他得到了奇妙的基督異象。祂醫治的能力臨到他身上，他就好了。腦溢血、虛弱、心臟等的病一概消失。他為了放棄他的佛教而不為父親和家人所承認。但藉着一位傳教士的幫助，他重新得力，就讀了聖經學校並奉差出去講道。在漢城由這件小事開始，以後演變的很大。有時為着人們需要，主日上午的聚會，竟分成五次來參加。F M D 貸款兩萬伍仟美元給教會買了一塊地。腓勒荷根(Phil Hogan)告訴我們，他很擔心，怕他們把這事弄錯了。但趙牧師完成了它，目前已有這座能容一萬人的大教堂。其中坐滿了敬虔的屬靈信徒們，受着很好的教導。大會的晨更聚會是在這教堂舉行，晚上在體育場。基督徒們都盤腿而坐於看台前的運動場中，他們的身體隨着詩歌搖擺着。詩班聲勢浩大。主日下午的結束聚會，我敢說有四萬人。的確是個大聚會。(Lawrence Olson)